



斯美塔那

去捷克布拉格旅游，必有一项内容就是在游船上晚餐，一边品尝捷克美食一边欣赏伏尔塔瓦河夜景。

两年前的初夏的一个傍晚，当笔者在游船上坐定，开始与同伴举杯品饮葡萄酒时，突然觉得少了什么。波光粼粼的河水在船底低吟浅唱——想起来了，少了背景音乐。伏尔塔瓦河上最应该听的是斯美塔那的交响组曲《我的祖国》中的《伏尔塔瓦河》。我到服务台向服务的小姐姐指了指耳朵，对她说：music。她笑了，音乐旋即响起，不用说，正是那首被捷克人誉为第二国歌的《伏尔塔瓦河》。

交响组曲《我的祖国》被誉为捷克交响乐起点，是斯美塔那献给祖国的颂歌。1879年，在最终完成这首交响组曲时，他为这首最初取名为《祖国》的交响组曲套曲加上了“我的”两字，那是他对祖国一脉深情的表达。



斯美塔那塑像。

赏乐



伏尔塔瓦河情思

雷健

美丽的伏尔塔瓦河。

优美景物为创作名曲埋下伏笔

贝德里希·斯美塔那1824年3月2日诞生在距布拉格120公里的利什托米尔镇，父亲弗兰茨·斯美塔那是个啤酒厂承租商。当年已47岁的弗兰茨得知儿子出生，高兴得手舞足蹈，让人抬出一桶节庆啤酒放在广场上，让路人与他共享快乐，在妻子连续生了7个女儿后，他终于盼来了一个儿子。

在无忧无虑的童年，斯美塔那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很早展现出音乐天分。5岁时就能拉一手好小提琴，6岁即登台演奏钢琴，8岁时尝试作曲。他后来回忆：“我那时想在作曲方面当莫扎特，在演奏技巧方面当李斯特。”

1835年，弗兰茨决定做农场主，买下了南波希米亚卢什柯尔霍季采的田产，全家迁到那里住了十年之久。那里不仅有宽敞的城堡式庄园，还有充满神话传说的布兰尼克山。波希米亚的森林和田野以及高耸的布兰尼克山给斯美塔那留下深深印象，埋下29年后他创作交响组曲《我的祖国》的种子。

1843年，斯美塔那文科中学毕业后，以音乐工作者的身份前往布拉格，一边在恩图伯爵家担任家庭老师，一边跟随普洛克什深造，学习钢琴和作曲。1845年他以钢琴演奏家身份在布拉格登台演出。3年后他将自己的1号作品《六首风格小品》寄给李斯特，得到大师的称赞。1857年的一件事让斯美塔那刻骨铭心：那晚在魏玛李斯特家的聚会上，后来担任过奥地利维也纳宫廷歌剧院院长的音乐家约翰·海尔贝格挖苦说，波希米亚虽然出了不少杰出的乐师和“蹩足的小提琴手”，却没有一个大作曲家。李斯特随后坐到钢琴前弹奏了斯美塔那的《六首小品风格》，然后指着斯美塔那说：“这里就有真正波希米亚灵魂的作曲家，上帝所宠爱的艺术家。”海尔贝格的指责让斯美塔那大为震惊，脸上写满愤怒与不屈。无疑，这促使斯美塔那日后的作曲向捷克民族音乐风格转变。

很快，斯美塔那具有捷克民族音乐风格的作品如泉水般喷涌而出。1863年，歌剧《波希米亚的勃兰登堡人》脱稿；1865年，捷克历史上最著名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完稿；1867年，歌剧《达利波》完稿，次年在布拉格国家民族歌剧院奠基仪式上首演。这一年，斯美塔那到波希米亚森林深处的胥滕霍芬拜访指挥莫里茨·安格尔时，亲眼看到了伏尔塔瓦河的两条源头溪流，这直接诱发了他写作交响组曲《我的祖国》的计划。

组曲被誉为捷克交响乐起点

1872年斯美塔那开始动笔写交响组曲的前两首《维谢格拉德》和《伏尔塔瓦河》。不幸的是，他的听力出现了问题，而且越来越严重。

1874年9月，斯美塔那写信给布拉格临时歌剧院合作委员会主席安东尼·齐哲克博士，报告他的病情，并辞去歌剧院指挥一职，他在信中说：“还在去年7月那次公开试演后，我就发现一只耳朵里响着与另一只耳朵完全不同的较高八度的杂音。有时在我那只被塞住了的耳朵里又开始响起轰隆咆哮的声音，好像我就站在一个强大的瀑布下面。这种状况经常发生变化，并且在7月底，耳内的轰鸣声就变成持续不断的了。此外又出现了眩晕，以致我走路开始打晃……”

一个月后，斯美塔那另一只耳朵也聋了。贝多芬当年的遭遇降临到斯美塔那身上。比贝多芬的遭遇更可怕的是，斯美塔那耳朵里充满了有时轰鸣有时尖叫的杂音，这让他痛苦不堪。

但耳聋没有击倒斯美塔那。1874年，他完成了《我的祖国》前两个乐章《维谢格拉德》和《伏尔塔瓦河》总谱。在完全失聪的情况下，1879年3月9日，他在最后一首《布兰尼克山》总谱上画上了终止线，完成了《我的祖国》后四首《沙尔卡》《波希米亚的田野和森林》《塔波尔》和《布兰尼克山》的创作。

这部被誉为捷克交响乐起点的交响组曲，是斯美塔那献给祖国的颂歌，在交响组曲套曲中最为著名的第二首《伏尔塔瓦河》总谱上，斯美塔那写下详细注脚：在浓郁的波希米亚森林里，伏尔塔瓦河有两个源头，一条清凉，一条温暖。它们的溪流在岩石的河床上欢快地奔腾汇合到一起，在旭日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这条林中小溪奔泻而下，变成伏尔塔瓦河，

水流沿波希米亚峡谷蜿蜒而过，水量增大后变成大河。它流过密密的丛林，发出悦耳的追逐声，而狩猎者的号角越传越近。河水在嫩绿的草地和低地缓缓流过，人们载歌载舞，欢庆着婚礼。入夜，碧波闪亮，山林水泽中虫鸟放声歌唱，河水中倒映出一座座城堡，它们是昔日骑士们英雄事迹和一去不复返的尚武精神的见证。在圣约翰的湍急处，溪流加快，九曲一折……通过怪石嶙峋的峡谷，流入宽阔的河床，以澎湃之势流过布拉格，流经古老的维谢格拉德，然后消失在极目的天际。

乐曲正是按照作曲家的描述展开。两支长笛在竖琴伴奏下，奏出欢快清冷的旋律，两条小溪在林间岩石上嬉闹奔向向前，十多个小节后单簧管和双簧管次第加入，第一小提琴组和双簧管奏出宽广深情的伏尔塔瓦河主题，酣畅优美。接下来，河流经过一片森林，圆号演奏的号角声传来，村庄出现了，波尔卡舞曲的音调描绘出正在举行婚礼的农民们的欢乐。夜色四合，月亮升起，长笛和单簧管在低音区再现乐曲开头的旋律，朦胧梦幻犹如林泽间的仙女在翩翩起舞。这段柔美旋律过后，音乐变得雄壮起来，澎湃汹涌，伏尔塔瓦河主题这时变成辉煌的大调，最后在乐队全奏下结束。

1875年4月4日，《伏尔塔瓦河》在布拉格临时剧院首演，曲终，观众席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音乐大厅里只有一个人听不到任何声音，只看见狂欢的观众，这人就是已经完全失聪的斯美塔那。

1879年，在最终完成这首交响组曲时，斯美塔那为这首最初取名为“祖国”的交响组曲套曲加上了“我的”两字，那是他对祖国一脉深情的表达。

作者简介

雷健，媒体人，爱乐人。2019年起撰写从阅读文学原著角度来解读西方古典名曲的文章，遂成系列。



伏尔塔瓦河风光。